

意林  
轻文库



绘梦  
古风  
系列

048

# 木兰帝

Mulan  
Di

白狐劫

灯火阑珊 / 著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慧林  
轻文库



绘梦0  
古风4  
系列8

# 木兰帝

Mulan Di

白狐劫

灯火阑珊／著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木兰帝.白狐劫/灯火阑珊著.——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2017.12  
(意林·轻文库.绘梦古风系列)

ISBN 978-7-5498-3456-3

I. ①木… II. ①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17298号

## 木兰帝·白狐劫 Mulan Di·Baihu Jie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  | 灯火阑珊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人 | 孙洪军               |
| 总 策 划 | 安 雅 张 星 非 非       |
| 责任编辑  | 施 岚 胡晓路           |
| 图书统筹  | 三木卷卷              |
| 特约编辑  | 雷凌云               |
| 绘 图   | 饼子会飞              |
| 书籍装帧  | 胡静梅               |
| 美术编辑  | 王 春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| 700mm×1000mm 1/16 |
| 字 数   | 400千字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| 15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| 2017年12月第1版       |
| 印 次   |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   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 版 | 吉林摄影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| 吉林摄影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|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<br>邮编: 130062                |
| 电 话 | 总编办: 0431-86012616<br>发行科: 0431-86012602 |
| 网 址 | www.jlsycbs.n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 销 |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| 北京嘉业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3456-3

定价: 26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电话:010-51908584



# 目录

CONTENTS

|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|      |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|------|
| 131    | 115    | 095     | 083       | 067   | 055     | 041    | 023  | 001  |
| 第九章    | 第八章    | 第七章     | 第六章       | 第五章   | 第四章     | 第三章    | 第二章  | 第一章  |
| 阴影中的刺客 | 会向瑶台下逢 | 为君愿作掌中舞 | 窈窕君子，淑女好逑 | 孤岛惊魂夜 | 孤帆远影碧空尽 | 一个人的战争 | 蓝晶迷雾 | 黑蛟幽灵 |



# 目录

CONTENTS

| 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221     | 209    | 197   | 181   | 167     | 149     |
| 第十五章    | 第十四章   | 第十三章  | 第十二章  | 第十一章    | 第十章     |
| 万里江山万里雪 | 黎明前的黑暗 | 冰与血之歌 | 魔鬼的新娘 | 战与和，火与沉 | 一波三折逃亡路 |

第一章

Mulan

黑蛟幽灵





随便问一个走在路上的行人，大胤朝最繁华的地方在哪里？答案必定是灵州城。

再问灵州城最热闹的地方又是哪里？那自然是汇聚天下珍馐美味、歌舞评书的八大名楼了。

八大名楼之中，公推锦鲤舸为第一。

锦鲤舸建在灵州城海边，楼高五层，层层偏移，叠加奇石，饰以金漆，形如一尾肥硕巨大的锦鲤，通体金鳞，光彩闪耀，凌空飞跃，直扑海面。

这里原本是一处乱石遍布、嶙峋陡峭的海崖，孤悬万丈，壁立千仞。被有眼光的商家相中，聘请能工巧匠，耗费了整整三年时光，硬生生在这险恶无比的巨岩缝隙里开辟了一处绝世名楼。

巨石为壁，孤悬海面，坐在锦鲤舸中，不仅能俯瞰灵州城的如画风景、繁华鼎盛，更能遥望海上惊涛拍岸、浪堆如雪。

时值半夜，锦鲤舸里依然灯火通明，宾客云集，往来不绝。

一个容姿灵秀绝顶的紫衣少年正坐在顶楼靠窗户的座位上，一边用筷子挑着盘子里的花生米，逗弄一只圆嘟嘟的小仓鼠，一边竖起耳朵，聆听着中央高台上的声音。

高台上正在讲评书，这锦鲤舸的评书与平常茶楼酒肆里的可不一样，不仅说书人口齿伶俐，妙语连珠，更兼有一帮伴当，负责跟着评书的内容表演，可谓唱作俱佳，是这锦鲤舸的招牌之一。

如今台上讲的，正是时下最流行的《海龙东征记》。

五丈见方的高台上，说书人醒木一敲，随着清脆的一声响，好戏开场。

“话说这永嘉帝上承天命，四岁登基……”

伴着说书人的话语，台面上也热闹起来，巨大的木盒里，一个金光灿烂的小人儿

出场，缓步迈向高台，一群锦衣玉带的官员纷纷叩拜，高呼万岁。

虽然盒子里表演的都是一尺来长的傀儡人，但布景华美，木偶精致，动作流畅，宛如真人一般。

厅中诸人聚精会神地看着。

说书人舌灿莲花，将永嘉帝四岁登基以来的丰功伟绩一一道出。在他口中，这永嘉帝简直是绝世神童，五岁学文，出口成章，七岁习武，冠绝群伦，智谋无双，巧辨忠奸，在亲政之前就亲赴海上，剿灭横行多年的凶残海寇黑蛟王，并诛杀了勾结海寇、聚敛钱财的大奸臣沈崇安。

随着他的讲述，台上场景不停变换。深蓝色的绢布在木盒底部被风吹动，宛如起伏不定的海浪，数艘船航行其上，眨眼之间，那金光灿灿的小人化身为一条金光灿灿的巨龙，在盒子里盘旋游动，与一只巨大的海龟、一条牙齿锋利的青紫海蛇斗了起来。

“这沈崇安不甘心失败，驾船逃往海上，妄图东山再起。永嘉帝哪里容得下这种奸佞小人，立刻化为巨龙，追索上去。这沈崇安情急之下，现出原形，又有那黑蛟王的残党龟丞相不甘心失败，与其联合……”

说书人语气急促，声如滚珠，而高台上一龙一蛇一龟更是杀得金光闪烁，鳞甲横飞。楼中诸人无不屏息静气，凝神细看。

终于永嘉帝化身的金龙从口中吐出一柄长剑。

“此剑一出，顿时浩然之气冲破云霄，神鬼辟易。长剑一挥，将二妖斩作四截。

“谁知此二妖功力深厚，命数不绝，只见两团黑雾从断口处涌出，其中海蛇妖声音尖细，高声嚷着：‘此城负我，天可明鉴！我死后怨念不绝，必化作妖雾，困锁此城，断绝生机！’

“那海龟妖则诅咒：‘我兄弟尽遭屠灭，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，我死后必亡灵不绝，行走海上，吞噬人命……’”

这说书人口技甚是了得，两个妖怪临死前的诅咒声音尖细，言语恶毒，听得众人无不心颤神摇。

座位上的紫衣少年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什么时候又添了这一段？是为了再写续篇吗？这《海龙东征记》真是越编越长了。

“金龙追之不及，两团黑气凌空而去，不知所终。”

说完这模棱两可的一句话，说书人醒木一敲：“正是东边方静西头乱，你方唱罢

我登场，这些魑魅魍魉杀之不绝，眼看着四海清平，北方又有妖孽狼子野心……”

讲述完杀灭海寇的事迹，说书人话锋一转，又说起永嘉帝返回京城的故事。亲政之后面临北凉入侵，这位少年勇武的天子又亲自带兵深入敌营，一剑斩杀北凉少君，平定战火，天下归一。

众人收敛精神，继续聆听。

“诸位客官，你可知道永嘉帝这一剑下去是何光景？”说书人高声问道。

众人按捺不住，纷纷询问。

紫衣少年无奈地托着下巴，明明去刺杀狄族少君的是白望舒，怎么变成自己了？

没错，少年正是去年退位的元泓，也就是这《海龙东征记》里的主角永嘉帝。民间话本要避讳贵人，所以将天宏帝改作了永嘉帝，但是其中事迹，众人一听就知道是去年刚刚退位让贤的大胤前任天子，如今坐镇灵州城的永安王元泓。

也不知道裴正源是怎么想的，本以为他会封自己个长公主的名号，谁知却封了亲王，自己女扮男装的秘密依然没有对外公开。好在元泓从小习惯了易装，从女扮男装的皇帝到女扮男装的王爷，她适应得极快，甚至比以前更轻松。

昨天裴正源还寄来诏书，打趣地问起她当王爷的日子比起皇帝来怎么样。

元泓大笔一挥，只回了一句：“此间乐，不思蜀也！”

想想以前，每日数之不尽的公务朝政，出宫一趟还要费尽心机，现在的日子简直像老鼠掉进了米缸里，豆沙躲进了果仁堆里，别提多轻松惬意了！

揉了揉小仓鼠豆沙的耳朵，元泓将注意力放回台上。

眼见吊足了大家的胃口，说书人才开了口：“这一剑下去，势如奔雷，那凉族少君反应不及，顿时被斩作两段。巨大的脑袋在地上骨碌一滚，竟然变成了一颗狰狞狼头，一张血盆大口腥气刺鼻，再看身体，也变成了青脊的巨狼。原来这北凉国少君是一条在北荒山中修炼了千年的狼妖……”

在座众人纷纷惊呼不止。

唯有角落里的元泓把头埋进胳膊里，强忍着笑声。

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尤其想到主角就是自己，她就忍俊不禁。

去年以来，这民间流行的《海龙东征记》越编越长，不仅有元泓微服出巡灵州城，击杀海寇黑蛟王残党，并诛灭临川侯沈崇阳的故事，连同去年冬天北狄入侵的事迹也被编了进去。只是体贴地将北狄改作北凉，沈崇阳变成了沈崇安。

想当初，击杀黑蛟王她就算是主角，而北狄入侵，可是裴正源跟陆天祈联手剿灭

的。她落入北狄俘虏营中，险些暴露身份不说，最后为了给白望舒争取行刺时机，在狄人马厩里放火，险些将自己的小命搭进去。幸好陆天祈救援及时，才死里逃生。在这民间话本里，她却成了独一无二的主角，英明神武，大展神威，将反派一一剿灭，然后功成身退。中间更掺杂了诸多妖孽横行、怪力乱神的东西。

初听的时候，元泓只觉遍体酥麻，如遭雷击，但听的次数多了，反而生出一种莫名的喜感来，每次听到都忍不住狂笑。

这锦鲤舸的评书精彩，傀儡戏巧妙，两者配合无间，让人叹为观止。而菜肴的味道也是一绝，更兼风景优美，别具一格，所以元泓闲暇时，经常从王府溜出来微服光顾。

听评书的间隙，一个眉清目秀的孩子上前，为她更换茶水点心，还殷勤地奉上一盏梅花冰瓷碟，里面堆满了刚剥开的松子仁，送到豆沙面前。

连讨要赏钱的小厮都这么有眼色，元泓客气地冲着小厮道了声谢，然后将两粒金瓜子扔进赏钱盘子里。

一身蓝衣的孩子脸颊飞红，躬身行礼，退了下去。

又消磨了一段时间，眼看着再拖延下去，白望舒又要抱怨了。

元泓伸了个懒腰，站起身来。

桌上毛茸茸的小仓鼠豆沙看着主人的动作，抱着一颗松子也站了起来，吱吱叫着。

“必须得回去了，改天我再带你出来。”元泓板着脸教训宠物。这小东西一出门就不想回去，比自己还要乐不思蜀。

豆沙委屈地叫唤两声，知道抗议无效，只好老老实实跳到元泓摊开的掌心上。

元泓将豆沙揣进怀中，起身离开大厅。

而台上的戏也到了尾声。这永嘉帝将天下潜伏的危机逐一扫荡干净，然后安心地将皇位交给了自己的兄弟，之后自言乃天上星辰转世，如今天命已至，需要回归。

高台上金光灿灿，也不知用了什么戏法，金色的小人转眼间化作一粒星星，消失在幕布深处。

此时，元泓正迈下最后一级台阶，将满堂喧嚣喝彩抛在身后。

走出锦鲤舸的大门，清爽的海风吹来，元泓拢紧了大氅。

这锦鲤舸什么都好，就是建在海崖上，风又冷又急，只是初秋就已经甚是难耐了。

一辆马车早已稳稳停在门口，元泓正要登上，突然身边传来一声呼唤。

“这位公子，要不要买傀儡偶啊？”

元泓转头看去，是一个十三四岁的清秀少年，一身朴素的粗布麻衣，提着一个编织精美的大竹篮，里面摆着十几个傀儡木偶。

这些日子由于这傀儡戏班表演新鲜又出众，锦鲤舸周围迅速聚集了一些兜售相关物品的小摊贩，比如缝制得金光闪耀的巨龙、憨态可掬的大乌龟、色彩艳丽的海蛇……从锦鲤舸出来的很多客商都会顺手买下两三个回去送给妻儿当礼物。

元泓也兴致勃勃地买过两只，可都没有眼前这少年兜售的精致。

少年殷勤地招呼着生意，拿起一只胖嘟嘟的大乌龟，不同于其他店铺的厚布料，乌龟壳竟然是金属所制，上面悬着细如毛发的傀儡丝。

元泓来了兴趣，问道：“这个傀儡偶能动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们的玩偶都是特制的，不仅精致，还有巧妙的机关，都会动呢。”少年一边说着，也不知按动了什么机关，乌龟的嘴巴张开。

锐芒一闪即逝。

元泓一怔，却见千百道细如牛毛的银针从乌龟嘴巴里喷射而出，劈头盖脸地袭向她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一道巨力冲开车厢大门，插入元泓和小贩中间，硬生生将那铺天盖地的银针冲歪了数寸。

让人牙酸的“扑哧”声响成一片，是银针纷纷扎入车厢，触到了内层坚硬铁板的结果。

元泓微服出游的马车虽然看起来普通，内里却打造得极其坚固。

那小贩被掌风逼退数步，眼见银针行刺不成，立时将手里的机关乌龟朝着元泓一扔。同时脚下发力，飞身后退。

元泓这才反应过来，踉跄闪避。

一只手抵住她后背，助她稳住身形，同时掌风扫过，衣袂翻飞，将乌龟傀儡甩向远方。

轰然一声巨响，乌龟撞在了锦鲤舸门边的石狮子上，整个儿爆炸开来，火光闪烁，当场将一人多高的石狮子炸成了碎块。

元泓看着心有余悸，转头望向身后的人：“望舒，你来得正好。”

来人白衣胜雪，宛如谪仙，正是如今担任她侍卫统领的白望舒。

白望舒面色凝重，遥望着飞檐走壁、试图逃跑的小贩。

“幸好这一趟是我过来接你。”

十几个身影从锦鲤舸周围跃起，追逐而去，很快将刺客围住，同时更多的护卫如幽灵般冒出来，将马车围拢得水泄不通。

因为剧烈的爆炸声，锦鲤舸内的客商纷纷涌出，却被阻拦在门内不得外出。连同周围零散的小摊贩都有专门的护卫上前，将他们驱逐到远处。

严苛的禁令压不住大家的好奇心，众人探头探脑，议论纷纷，最终将目光落在马车前的紫衣少年身上。

能在灵州城拉起这么大阵势的，只有一个人了。

曾经的大胤天子，如今灵州城的主人——永安王。

元泓苦笑，这锦鲤舸最近一段日子是不能来了。

很快，白望舒命令手下送来新的马车。

元泓登上，顺着窗口遥望远方，众侍卫已经与刺客交上了手，然而两三招之后，刺客突然如失去引线的纸鸢，从半空中跌落下去。

元泓惊呼一声，转头看向白望舒。

白望舒皱眉，这样离奇的行刺事件，王府侍卫不可能不留活口，刺客应该是自绝身亡了。

“麻烦啊……”元泓喃喃念叨着，心中纳闷，到底谁这么无聊，来行刺自己这个退位多日的闲散王爷呢？

自从将皇位禅让给裴正源，来到灵州城之后，她这个永安王每天都是走鸡斗狗，吃喝玩乐。除了没有调戏民女之外，堪比纨绔子弟，这样也能结下仇家吗？

马车一路疾驶，回到王府。

街头遇刺的消息已经送到，整个王府都警戒起来，巡逻的侍卫多了两三倍，这还是摆在明面上的，底下还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呢。

回了房间，侍卫送来消息，果然，那刺客眼见逃生无望，当场服毒身亡了。

之后侍卫沿着刺客出现的方向一路查访，此人是生面孔，今日酉时末第一次出现在锦鲤舸附近，贩售玩偶，却并不积极。在元泓上钩之前，他也卖出过两个傀儡玩偶，入手之人都是本地的客商。据两个人的口供，在挑拣玩偶的时候并未见过那只金

属乌龟。

而扎入马车的针上淬着白鸢霜，这是一种入血无救的奇毒。中毒者遍体森寒，体凝白霜，不出一个时辰就会身亡。

那个金属乌龟因为剧烈爆炸，已经碎裂不成形了，工匠正在取其残余部件进行分析。但是按照乌龟的尺寸来看，内中所藏的，多半是暴雨梨花针之类的机关暗器。

白望舒迅速汇总着侍卫送来的消息。

元泓听着，一脸严肃地点点头：“这么快就能整理出这些线索，今天大家辛苦了。”

白望舒瞥了她一眼，表情比她更严肃：“这刺客就是冲着殿下下来的。在将他们连根拔起之前，请殿下保重自身，不要擅自外出了。”

“等等，这个不要外出的界限是什么？”元泓警惕地睁大了眼睛。

“当然是希望殿下先暂居府内，反正王府够大，不逊于皇宫，殿下喜欢看戏，召他们进来献艺就好……”

“望舒，‘万宝东来’马上就要开始了。”元泓提醒道。

万宝东来是灵州城每年一度的盛事，商旅海客云集，奇珍异宝无数，既是一场盛大奢靡的拍卖会，也是各地商贾豪客互通有无的联谊会。万宝东来由灵州城商贸联合会举办，官府保驾护航，身为灵州城新任城主，这一届的万宝东来自然少不了元泓的身影。

“臣知道，但殿下自身的安危，岂不比区区一届万宝东来更重要？”白望舒一脸严肃。

“这可是我封王以来的第一个盛典啊！而且万宝东来作为灵州城的招牌之一，招揽天下豪门客商，去年因为朝政变动剧烈，灵州城的商贸大受影响，连赋税都减了三成。孤王自来到灵州，自知任重道远，时时刻刻兢兢业业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才有如今这样繁荣兴盛的好局面，怎么能因为惧怕刺客而缺席呢，那置自己的职责于何地？”元泓理直气壮地说道。

一番话掷地有声，连跪地回禀的侍卫都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白望舒却不吃这一套，先命房中侍卫婢女退下，才瞥了她一眼：“你就是想去玩吧？”

“望舒。”元泓学着豆沙的卖萌特技，眨着眼睛。

白望舒转过头去，坚持道：“刺客在暗，我们在明，君子不立危墙，岂能轻易

涉险？”

“不行，孤一定要去！”元泓斩钉截铁地说道。

白望舒正无奈，一个清越的声音传来：“就算拿不住刺客，万宝东来去也无妨。”

一身银甲的陆天祈正拾级而上，迈进殿内。

他刚刚从西府水军大营归来，就听到元泓遇刺的事情，连甲冑都来不及更换就过来了。眼见元泓精神极佳，他才稍稍放下心来。

“到时候臣跟随王爷过去走一趟，重兵把守之下，难道还有人能够飞天遁地不成？”

陆天祈眯起眼睛，眸光闪烁，冷若寒冰。

安稳了这么久，竟然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对她下手，这几乎是触犯了他最大的禁忌。

“哈哈，还是天祈你最体贴。”

白望舒无奈地看了陆天祈一眼，这家伙只知道毫无节制地宠着她。

算了，只能辛苦一下，在万宝东来之前将刺客连根拔起了。

在紧锣密鼓的调查下，线索一条条被挖掘出来。

刺客是在十天前抵达灵州城的，共有三个人，居住在灵州城西的一家中等客栈里，深居简出，事发之前，三个人便已退了房，不知所终。

根据客栈伙计的描述，剩余两个同党的画像被绘制出来，四处张贴缉拿。这样天罗地网之下，第二天就有消息传来。两个人分别在码头现身，想要乘船逃亡，结果被搜查的士兵认出，短暂的交手之后，两个人都当场自尽身亡。

这种事先放进嘴中的毒丸，根本防不胜防。线索再一次中断。

王府侍卫对刺客身上的衣物，以及随身物品进行鉴定，发现所用布料是川蜀特产的黄麻布，制作傀儡的布料也是，甚至包括刺客提着的竹篮，用的都是川蜀一带特产的紫玉竹编制而成。

川蜀一带曾经是怀德王的封地，先帝在位的时候，身为王弟的怀德王一直密谋篡位，手下多蓄养死士刺客，搜集奇门兵器。但怀德王谋反距今已过去十多年了，而且以彻底失败而告终，怀德王一系的势力早被绞杀殆尽，怎么可能出现在灵州城，行刺

一个早已退位的闲散王爷呢？

虽然线索都指向川蜀一带，但太过集中也让人生疑。尤其是这个竹篮……

“只是盛放道具所用，川蜀距离灵州城千里之遥，何必连这种东西也捎带呢？”  
元泓皱着眉头道。

“殿下所言正是我们所想的。真凶只怕是刻意制造线索，意图混淆我们追查的方向。”白望舒点头道，“当然也不排除刺客逆向思维，故意以这个竹篮来误导我们。”

“另外就是乌龟傀儡内藏着的果然是暴雨梨花针，一种川蜀一带曾经流传的暗器，如今已经失传，但仍有少量存留，大多落在权贵或者富豪人家手中。最近一次出现是三年前，正好是在灵州城万宝东来拍卖会上，当时被贵字座的丁号房的主人买走。”

元泓惊讶了，万宝东来，贵字座的丁号房，不就是东海三大寇之一的黑蛟王吗？

万宝东来在海外孤心岛上的荣华富贵楼举行，荣华富贵楼凿山而建，因将宾客分为荣、华、富、贵四等而得名。其中最顶级的贵字座，只有四家有资格进入，分别是当年的临川侯沈崇阳和三大寇，而黑蛟王正是丁号房的主人。

白望舒点点头：“之后黑蛟势力败亡，这暗器也不知所终。”

难道这刺客跟黑蛟王残党有关？

联想到前几天在锦鲤舸听到的新评书，元泓心中掠过一丝不安。她甩甩头，不管怎么样，刺客已经被剿杀干净，来历可以慢慢调查。

元泓很轻松，因为她对陆天祈和白望舒有着百分之百的信赖，而陆、白二人就没有这么轻松了。

纵然刺客已经剿灭，但幕后必定还有隐藏势力。

不将其掘地三尺，连根挖除，两个人一天都不可能放松。

在这样紧张森严的气氛中，灵州城最大的盛典——万宝东来如期举行。

银浪翻飞，沉鳞竞跃，苍茫大海之上，一队舰船排成整齐的队列飞速前行。

最中央也最宏伟的主舰上，元泓站在船楼顶端，凭栏而立，目光所及，尽是碧蓝澄净。

天与海的交融是如此完美，自己仿佛立身于一块明澈的蓝水晶之中。海风呼啸而

过，带起淡淡的水雾，烟气浩渺，缭绕徘徊，让人心旷神怡，如入仙境。

她情不自禁地展开双臂，感受这清新的气息。

正沉浸在飞鸟伸展翅膀般的梦幻感觉中，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她的幻想。

“殿下，前方巡逻的舰艇发现了一点儿意外。”

元泓瞬间警醒，转头看向正拾级而上的陆天祈。

凝重的脸色让元泓惊讶，她忍不住调侃道：“怎么，难道有不长眼的海盗上门打劫？”

自从剿灭黑蛟王，荡平青鳞公之后，大胤的西府水军在海上再无敌手，灵州城附近的海寇更是近乎绝迹。

就算有，这次陆天祈亲自率领十二艘西府水军最精锐的战舰为她护航，再愚蠢的海盗看到这架势也不会上门送死吧。

然而，让元泓震惊的是，陆天祈对她的调侃，竟然面色沉重地点了点头。

真的有海盗？

“殿下随我过来看看吧。”陆天祈简单说道，带着元泓下了楼。

宽阔的甲板上，探路的士兵立刻上前回禀刚才探查到的情况。

就在主舰前东南方十二里处，发现了多处海船残骸，经西府水军士兵仔细核对，都是前来参加万宝东来的贵族世家。

五艘船上从贵族到水手，共计三百七十二人，其中三百六十九人都被残杀，只有三个人重伤幸存，分别是东阳王氏的幼子王畅、信和张氏的小公子张天珩，还有一名水手。

根据他们的口供和现场推测，惨剧发生在今晨拂晓时分。

代表东阳王氏、信和张氏这几家前来参加拍卖会的都是第一次来灵州城的年轻人，心心念念着海上风光。因此天还没亮，五家年轻人就迫不及待地出发了。本想在附近海岛游玩一番，黄昏时候正好抵达孤心岛，参加拍卖会。

“没想到行至半途，遇到了……”

说到一半，士兵略一犹豫，抬头看向陆天祈。

陆天祈凛然道：“据实回禀。”

士兵低头道：“是，根据三个幸存者的描述，五家的船只行至附近海域，突然天降浓雾，笼罩四周，隔绝日光，恍如黑夜……”

正在慌乱之际，十余艘残破不堪的怪船突然出现在他们周围，无声无息，犹如

幽灵。

然后，无数面目狰狞的黑影从天而降，扑向他们的船只。

虽然几家贵族也都带着精锐的护卫，但都被这些残暴的幽灵吓得肝胆俱裂，不多时就被屠戮干净。之后海盗将船上的财物洗劫一空，将船体穿凿破坏，很快离开。

幸存的三个人都是重伤昏迷，才逃过一劫，被随后赶到的西府水军救了性命。

元泓张大了嘴巴，她这是在听灵州城流行的话本小说吗？

她转头看向陆天祈：“这世上真的有幽灵船吗？”

陆天祈看了她一眼：“死人好像不需要金银财宝吧？”

纵然气氛压抑，元泓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杀戮之后，幽灵还不忘将五艘船上的财物洗劫一空，能干出这种事情的，多半是人非鬼。毕竟幽灵劫掠了金银也没处花销啊！

陆天祈分析道：“战场之上瞬息万变，伪装惑敌也是常事。海寇凶残，伪装成水鬼幽灵瓦解敌人的反抗之心之前也有过。这样能让他们快速解决战斗，避免泄露行迹。”

“只是前面说的天降大雾，恍如黑夜是怎么回事儿？这世上有神仙能颠倒日夜不成？”元泓指出了最关键的问题。

陆天祈叹了口气，这也是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。

三位幸存者被救醒之后精神极度混乱，仿佛受了极大的刺激，直呼幽灵作乱，鬼怪杀来。只有信和张氏的公子尚有些精神，勉强能够应对，但描述的情形也极为夸张。

只能勉强解释为当时天色尚昏暗，海上雾气浓重，两家人猝不及防就被凶徒杀上门来，受惊过度，所以魔怔了。但三个人是一样的症状，可能吗？

元泓问道：“船上可有发现海盗的痕迹？”几家贵族也带着不少护卫，与海盗交战不可能没有斩获。

陆天祈摇摇头：“船只残骸已经搜索完毕，并未发现海盗尸首，应该是战后被清理带走了。西府水军正在附近打捞，希望能找到线索。”

两个人短暂交谈的间隙，信和张氏唯一的幸存者被送到了主舰上。